

利剑

胡杨

《亮剑》《士兵突击》《利剑》，同具震撼力的军事题材作品

《北京青年报》《大河报》新浪网、
老兵网等多家媒体同时连载、选载

这是第一部描写陆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长篇小说，是全景式展示野战
精锐部队的恢宏大作，成功表现了现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。钟声琴中
将、著名作家二月河、石钟山、柳建伟、著名演员张丰毅等联袂推荐

作家出版社

《亮剑》《士兵突击》《利剑》，
同具震撼力的军事题材作品

利剑

胡杨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利剑/胡杨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18 - 4

I. 利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4931 号

利 剑

作 者: 胡 杨

责任编辑: 刘英武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50 千

印张: 23.5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18 - 4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凌行正

胡杨是从我战斗过的老部队走出来的一名青年军官。八月份的一天，他把书稿拿给我看，并诚恳地邀请我写一篇序文。

由于过去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工作的缘故，在军旅文学创作活动上，我一向对从部队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感兴趣。这些新人大都来自基层单位，来自执行任务的第一线，对部队的现实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切身的感受，熟悉军营中的各种人物，从而掌握着较丰富的创作资源。这些新人还大都有着一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闯劲，较少条条框框的束缚，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，敢于创造美好的事物。因此，他们的新作，也常常带着生活的原始芬芳和新鲜气息，展示着锋芒毕露的思想棱角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愉悦。

今天，当军旅文学创作跨入新世纪新阶段，人们对军旅文学作品的要求和期待也提高到一个新水准的时候，我认真地读了这部长篇小说书稿，读后兴趣依旧，愉悦依旧。

综观当今世界，天下并不太平。国家的安全和发展，对军事力量的依存度越来越高，而军事力量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，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大。如果国防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，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就没有保障。所以，必须实行富国和强军的统一。我军为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，正在进行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，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。人民军队的这种新面貌新风采，期待着军事文学的新人新作来加以描绘和反映，而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们在“居安思危”的心态中，也渴望着能够读到军事文学的新人新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我们打开这部长篇小说时，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读到的新东西。

小说围绕着如何选拔一名合格的“王牌师”师长、如何建设应急机动作战部队这两条主线，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活长卷的描绘，全景式的铺展了一支陆军野战部队近些年来在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道路上的发展历程，正面反映了这支部队在军事训练改革中的一些瓶颈问题，如实传递了部队基层官兵们的呼声。小说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，悬念不断。军营里的生活热气腾腾，演习场上的气势磅礴千里，军人的家庭生活别样温馨。作者在浓墨重彩

地写实的同时,还注意给作品留下诸多的思考空间,如,军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、军人的现实处境、军人的感情坐标、军人的职业价值等等,有的是作者点到为止,有的是作者预设命题,作者想追求的艺术效果是:故事由作者叙述,答案在读者心中。

李卫国的人物形象是这部作品的主要亮点。依我看来,这部长篇小说所写的,就是“王牌师”师长李卫国传奇。李卫国是在逆境中出场的。他常常在作战中立有战功,在平时工作上也成绩显著,但是,他遭遇到并不实在的传言缠身,已经身当师参谋长的他,未被选中出任“王牌师”师长,而是去一个即将撤编的旅当“末代旅长”,也就是说,随着这个旅的建制撤消,他的军旅生涯也就走到头了。不过,他并未背上个人去留的包袱,而是大刀阔斧地整顿部队,使这个旅的面貌大为改观,加上对他的传言一步步被澄清,在“山穷水复疑无路时”时,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地当上了“王牌师”的师长。“王牌师”的现状并不令李卫国满意,他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,励精图治,锐意改革,成功地组织了军事演习,漂亮地完成了一个个艰巨复杂的任务。这中间,展开一次次新旧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,人格道德方面的相互碰撞,表现了无畏与怯懦、正义与自私、睿智与庸碌的反复较量,使读者近距离地触摸到李卫国的内心深处比金钱更可贵、比名利更有价值的精神丰碑。但是,命运对他来说,绝非是一帆风顺。正当上级领导在酝酿从师长中选拔将军时,他这个师发生了不可预测的事故。结果,得到提升的是别人,而非他这个众望所归的“王牌师”师长。听说结果时,李卫国再一次走进逆境之中……

在一部长篇小说中,如果它的主要人物立住了,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,甚至是全部成功。作为文学新人的胡杨能够写到这样的水平,应该说是出手不凡。那么,成功是偶然的吗?当然不是。胡杨的军龄不算长,但经历却很充实。他入伍到老部队后,先在连队当战士,后来在部队、院校的基层和机关工作,曾经两次入院校学习深造,在通信部队代职一年,现在总部机关就职。这样的履历在年轻干部中还是不多见的,也是他获取创作素材的一个源泉。他从当战士开始就喜爱写作,在各类报刊上发表通讯报道、报告文学、短篇小说、散文等许多篇,并且多次获奖,这些都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尽管这部作品可以挑出这样那样的不足,但在浮躁喧嚣的时下,作者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静下心来对生活回味提炼,把休息时间化零为整耕耘创作,这种拼搏进取的精神着实难能可贵。

祝胡杨的军旅之路越走越高,越走越宽广!

(序言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,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)

二〇〇八年九月九日

目 录

序	凌行正 1
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祸不单行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新年将至,李卫国却倒霉事不断:妻子撒手人寰,初恋情人反目,处分不期而至,莫名其妙被贬,末代旅长悲壮地离开了“王牌师”;白天睡大觉的哨兵、上班打麻将的军官、横行霸道的“鬼见愁”,步兵旅之乱令李卫国震惊;该旅即将解散,他的命运又将如何?

第二章 司令上当	30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司令员突然出现在“王牌师”,令各级领导措手不及,差点出了洋相;田行健对白天的视察很满意,但夜宿坦克团时却收到一封检举信;信的内容是真是假?何人所写?意欲何为?一番明察暗访后,真相水落石出,司令员震怒之余,开始质疑“王牌师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?

第三章 传奇身世	58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李老蔫本指望儿子能为他报仇雪恨,谁知李卫国竟然认贼作父,向肖家长女求婚;李卫国大难不死,一战成名,事后却发现救命恩人恰恰是他的仇人;田行健到步兵旅视察,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;司令员对末代旅长的隐私颇感兴趣,李卫国的命运起死回生

第四章 铁骨柔情	85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刺杀高手下战书,李卫国单枪挑三雄;武当神医妙手回春,苦命女人喜获重生;肖彩凤想不通,恩人怎会成情敌?为了爱,两个女人付出最大的牺牲;李

卫国面对肖彩凤和徐美晶的感情左右为难，师政委拍着桌子让他在事业和爱情中做出抉择……

第五章 独臂难撑 118

徐美晶把“王牌师”搅得天翻地覆，李卫国前途岌岌可危；上将要大义灭亲，徐美晶敢以身殉情；“王牌师”战斗力直线下降，李卫国四处呼吁，却处处碰壁；为掩盖军民纠纷和车辆事故的真相，师党委欺上瞒下，李卫国一夜之间背上了叛徒的骂名……

第六章 血书请战 146

为争取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组建任务，李卫国刀割手指，血书请战；司令员亲自摆擂，“王牌师”和“暴风师”比武争雌雄；李卫国轻伤不下火线，三位将军给了他至高的荣誉；狭路相逢智者胜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；云梦山大战结果传到演习指挥部，在座众将军皆震惊不已……

第七章 引火上身 172

“鬼见愁”在冲锋号中走到了人生的终点，死神和爱神同时拥抱了他；上级拨巨款为“王牌师”重建营房，李卫国引火上身，落下众叛亲离的下场；为解决随军家属就业问题，李卫国东奔西走，四处求援，没想到却钻进间谍设的圈套……

第八章 脱胎换骨 199

新装备一来，“武状元”走人，“王牌师”经历切肤之痛；硕士投笔从戎，三个月后却当了逃兵；战斗英雄屈尊保安队长，一等功臣倒在风流裙下；田行健对“王牌师”列装新装备进行考核，结果出来后，连呼三个想不到……

第九章 虎啸沙场 233

李卫国血洒沙场，驾驶员要开枪自杀；徐美晶因难产被推进了手术室，夫妻俩同时走到了鬼门关；师长办公室被装窃听器，贺先烽火眼金睛抓女谍；李卫国夹在军长和政委中间左右为难，如履薄冰；王牌师长远赴俄罗斯留学深造，异国他乡扬我军威……

第十章 舍生忘死 268

长江大堤决口，李卫国临危受命；“王牌师”力挽狂澜，受处分的团长牺牲

在抗洪前线；司令员痛失爱子，敢死队员的眼里已分不出是悲伤的泪水，还是浑浊的洪水；官兵正在为受灾群众捐款，突然，几个黑影扑向了捐款箱；在“王牌师”凯旋的路上，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……

第十一章 婚变迷途 296

患难夫妻也异梦，功臣团长被逼进婚姻坟墓；徐美晶商海独领风骚，李卫国开始对妻子不放心；秦京雪不仅给坦克团带来了新知识，也播散了爱情的种子；战争阴云突然来临，“王牌师”奉命进入一级战备；科技练兵现场会上，诸考官百般刁难，“王牌师”再创奇迹……

第十二章 命运魔方 333

司令员一番交待后事的谈话，让李卫国目瞪口呆；史无前例的军演前夜，李卫国再次成了孤家寡人；面对所有人的警告，李卫国迷惘了；连环计赔了夫人又折兵，“蓝军”司令竹篮打水一场空；成功的演习却导致失败的胜利，李卫国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……

后记 362

第一章 祸不单行

(1)

夜，是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，白天里古朴宁静的中原市，转眼被他变成了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给这座古城注入的生机和活力已经尽显，饭馆里座无虚席、闹市中录像厅林立、洹河边练歌房成片、霓虹灯下娇艳女郎三五成群。食客的猜拳行令声、商贩的摆摊叫卖声、音箱里的尖叫浪笑声和恋人的打情骂俏声不绝于耳，空气中密布着诱惑和骚动，让人感到呼吸不畅，甚至有些窒息。

驻扎“王牌师”部队的北兵营与往常一样，孤零零地卧在古城的西北角，冷眼静观城里的繁华景象。

今晚礼堂有演出，是文工队自编自演的迎新春文艺晚会。

舞台上，三男三女共六个战士在打快板，边说边打，花活玩得非常漂亮，竹板上下翻飞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中原好，中原好，
中原遍地都是宝。
孟津的梨，新郑的枣，
商丘的花生真不孬，
滚圆的西瓜产开封，
脆甜的苹果数灵宝，
信阳专出毛尖茶，
道口的烧鸡味道好。
中原好，中原好，

中原人民手最巧。
开封铁塔十三层，
龙门石窟艺术高，
南阳玉雕放光彩，
鸡公山上风景好。
中原好，中原好，
中原自古出英豪。
张衡发明又创造，
杜甫诗文造诣高，
岳飞美名传天下，
大禹治水建功劳。
愚公也是中原人，
男女老少都知晓。

.....

“哗”，台下掌声四起。

此时此刻，“王牌师”参谋长李卫国上校的情绪却糟到了极点。

他在家坐不下，躺不住，背着手在房子里不停地转圈，从客厅转到卧室，然后转到书房，再到客厅，就这么从上午转到晚上，像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。

电话线已被他拔掉，窗帘拉得密不透光，偌大的屋子只开了一盏昏暗的台灯。烟只剩最后一包了，他娴熟地从中弹出一根，点着，猛抽两口，掐掉，又转了两圈，抓起笔想在门后的挂历上勾一下，不巧，笔没水了，他“咔叭”把笔掰断，扯下挂历撕个粉碎，再转。

直转得两腿酸胀，他才瘫倒在沙发上，什么都不想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任由热汗变凉再变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蓦地，一股凉气从脚底袭来，他打了个激灵跳起，从床头柜里摸出瓶白酒，咧开大嘴苦笑了一下，拧开盖子，一仰脖倒进去一半。

酒精在空荡荡的胃里翻滚起来，驱赶着血液到处狂奔，热量随之扑向身体的四面八方。他感到一阵莫名的燥热，解开风纪扣，骂了一句什么，然后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，紧锁双眉，脸上溢着化不开的阴郁，眼睛望着天花板发愣，心里愤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。

上个月，和他厮守数年的妻子肖彩凤撒手人寰，死于非命；同一天，初恋情人徐美晶与自己反目成仇，含恨而去；上一周，并不陌生的处分卡片再度光临，不由分说钻进了李卫国的档案，和它的两个兄弟“会师”了；眼下，说得好听点是工作需要，平职调动，说得难听点，自己被“发配”了。无论内心深处是多么不情愿，还得无条件地接受这一切，这就是命啊！

今天上午，军政委陈林少将率一行人马驾临师部，下车直奔师党委员会会议室，霸气十足地占据椭圆形会议室的一端。几分钟后，七名师常委夹着本子鱼贯而入，毕恭毕敬地坐在另一端。

陈林个头不高，身材偏瘦，刀条脸，三角眼，薄嘴唇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裤缝熨得笔直如线。他既不吸烟，也不喝酒，生活朴素，不爱交际，唯喜读书，涉猎广泛，文笔挥洒自如。他记忆力惊人，过目过耳皆不忘，说起营以上干部情况如数家珍。师旅团长们大都惧他三分，军区首长却偏爱他三分。

陈林清了清嗓子，扶了扶宽边眼镜，这是他要讲话的信号。接下来，他表情严肃地宣读了一份命令：

师参谋长李卫国改任步兵旅旅长，三日内报到。

由于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所以众人惊愕万分，尤以李卫国为甚。

陈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他甚至对此有些得意。

他巡视着众人，笑吟吟地用双手捂着茶杯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步兵旅自从前任旅长肖云开被免职后，旅长职务一直空缺，现在的情况很不好，已经到了军心涣散的边缘。要想扭转步兵旅的困难局面，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，非能将出马不行啊！虽说我是李卫国的老领导，但举贤不避亲嘛！领兵打仗是李卫国的看家本事，解决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也是他的拿手好戏。组织给他压的担子越重，他任务完成得越出色。可能有个别同志对他不久前犯的生活错误有些议论，但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嘛！谁身上没有缺点，谁敢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错误？我用人向来主张取其长，避其短；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军党委既相信李卫国的觉悟，也相信他的能力，相信他能把步兵旅的局面扭转过来。李卫国同志，组织上这么信任你，你可不能让组织失望啊。”

说到这，陈林的一双鹰眼和李卫国的虎目不期而遇，隔着长条桌久久地对视着，瞬间火花四射，大有剑拔弩张、一触即发的可能。

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师政委鲁晨的红脸膛都吓白了，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其他常委们手心里也开始冒汗。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后勤部长“噗”的一声放了个响屁，众人注意力瞬间转移，并发出一阵会意的哄笑。

鲁晨暗赞这个屁放得及时，给大家解了围。他不失时机地切换话题说：“陈政委，今天晚上师里准备了一场迎新春晚会，水平虽没有军部文工团高，但也有些特色，姑娘和小伙子们早就嚷嚷着请您给指导指导，您今天就不走了吧。”

师长张击西紧随其后说：“我们早就有心请政委，可又担心您工作忙，抽不出时间来，今天可让我们逮着机会了，说啥也要把您留住。晚会开始前请政委

给同志们讲讲话，我是最爱听您讲话了，那可是一种享受呢！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！”除李卫国外，其他常委都附和着说。

陈林内心深处对两位主官的恭维很麻木，因为类似的话他听过很多，不过他还是答应留下来观看晚会并讲话。

他真正留下来的原因只有自己清楚，那就是利用这次机会摧毁李卫国的精神世界，彻底地打败他。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他是绝对不会错过的。为了这个机会，他已经等了十几年了。

“舌上有龙泉，杀人不见血”。很多干部在私下里这样议论陈林。

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吧，一旅之长听起来冠冕堂皇，实际上是个给别人擦屁股的官。步兵旅在精简整编中上了“黑名单”，说得再明白不过，李卫国马上就要解甲归田了。

前任旅长告“御状”，最终却告出被免职的结果。老头气得吐了血，一病不起，步兵旅军心浮动，早都乱成马蜂窝了。陈林早不推荐，晚不推荐，偏偏这时候推荐李卫国出任末代旅长，岂不是存心把他往火坑里推，这点儿账有谁算不明白？

李卫国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，他的军旅生涯和步兵旅一样，已经被判了死刑。自己分明受到排挤，但让陈林刚才那么一说，好像还挺荣幸。这个任命充分体现了组织对自己的信任，首长对自己能力的认可，好像自己还应该感谢谁似的。

陈林啊陈林，你的官越当越大，可心胸怎么还像针眼那么小呢！咱们过去一条战壕出生入死，今天一个锅里搅勺把子，你这样算计我，于心何忍？莫非你是想报十几年前的一拳之仇！推荐我当末代旅长是你的恩赐，上周给我的处分十有八九也是你的美意。这种落井下石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，还好意思觑着脸自称是我的老领导，呸！

李卫国被这个命令弄得不知所措，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他只记得笑容满面的陈林临走时，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

把陈林送到招待所后，张击西和鲁晨来到李卫国的办公室，说我们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这个事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。

事已至此，再有其他想法也无用，再说多余话也没什么意思。

李卫国表态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能正确对待，要是没有其他事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”

鲁晨说：“那好吧，步兵旅穷，你这两天置办些东西带过去，账算在我和师长的头上，师长你没啥意见吧？”

张击西说：“政委你定，你定，我没意见。”

临出门，鲁晨又说：“走之前说一声，师常委给你送行。”

夜已经深了，李卫国却毫无睡意。

他起身下床打开电视，想找个好看的电视剧，可荧屏里除了广告之外，全是元旦晚会热热闹闹的场面，他气急败坏地把电视关了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头深深地埋在膝窝里。

屋子里静极了，静得能听见喘气声，要是屏住呼吸的话，甚至能听见血液在血管里的流动声。

李卫国想起了肖彩凤，她要是还活着，这屋子里绝不会这么冷清。看来没有女人的房子是不能称之为家的，没有女人的男人则像是一支没有扳机的冲锋枪，子弹再多也打不响。

对了，彩凤的遗像呢？

写字台上没有，茶几上没有，床头柜上也没有，李卫国急了，翻箱倒柜地找，最后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。

他把相框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一遍遍地抚摸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人世间什么是苦，说不出来的才是苦。想着想着，他心里涌上一股酸楚，他哭了，一个人在静夜里默默地落了泪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眼睛发酸发胀，视线有些模糊，手牵风筝的徐美晶正向他跑过来，他使劲眨了眨眼睛，把男人最不屑的那股液体眨没了，徐美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唉！反正睡不着，干脆不睡了。

李卫国披上大衣，出门后沿小路径直向营区后的定军山走去，一路上心事重重，步履缓慢。

定军山是座不大不小的山，也是“王牌师”弹药库的所在地，山体看上去貌似坚固，其实肚子早已经被掏空了，里面塞满了武器弹药。

李卫国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把自己融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干枯的树叶被他踩在脚下，粉身碎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。

“站住！口令？”两个哨兵从树影里闪出，稚嫩的声音里夹杂些许恐慌。

自从前年有个杀人犯闯入库区袭击持枪哨兵后，警卫营加强了弹药库的警戒，山上共有九个明岗、暗哨和流动哨。

口令？李卫国偏偏忘记了今晚的口令。早操时，值班参谋按惯例把口令表呈给他时，他扫了一眼就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，此时却突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了。

他没有犹豫，更没有停步，闷声说了一句是我。机灵的哨兵听出不速之客是师参谋长，闪在一旁不再言语。

李卫国从哨兵身旁经过时，听到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磕碰声，他知道，尽管自己看不清哨兵是谁，但他们都会无一例外地敬持枪礼。

李卫国缓缓走上山顶，居高临下，睥睨一切。

低沉的熄灯号响过，狂欢后的北兵营倏地静了下来。山下的古都仍旧是灯火海洋，万户千家正沉浸在节日的温暖里。

初冬的山风干冷干冷，四周静得连一声虫鸣都听不见。在这个被温暖遗忘的角落，李卫国就这样直怔怔地站着，看着月亮一点一点地隐没在云间。

一道流星划过夜空，他心中怦然一动，仿佛自己就是那颗流星，耀眼的的光芒很快就要熄灭，熄灭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里。

李卫国的烟瘾又犯了，他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冒纪律之大不韪，在弹药库区里点着了一支烟，皱着眉头吸了起来。

烟火忽明忽暗，他的脸庞随之若隐若现，冷峻的眸子里浓缩了风霜雨雪的印迹。他的脸绝没有三十几岁的年纪应有的鲜嫩和光洁，而是像岩石般粗糙和坚硬。由于常皱眉头的缘故，额头的一根纵向肌腱已断，每逢他进入深思状态或要发怒时，人们会看到他的额头纹出现一个清晰的“王”字，很多干部曾据此断言李卫国会官运亨通，前途无量。实际则不然，李卫国的仕途始终危机四伏，坎坷异常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

幼年丧母，中年失妻，事业受挫，知音难觅，有苦不知道对谁说，一种身居人海的孤独寂寞感油然而生。委屈、寂寞、孤独、痛苦，从四面八方蹿过来，包围着李卫国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直到烟盒空空如也，李卫国才如梦初醒。

去他娘的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顺其自然吧！老子在战场上几进几出，死过几回的人了，还怕啥？

答案在头脑里清晰后，李卫国顿觉浑身轻松，他伸了伸腰，下山的脚步也变得轻快，嘴里还哼着小曲，和上山时判若两人。

在他宿舍的门口，有一个矮壮的少校军官正焦急地四下观望着，李卫国的身影刚一出现，少校就大声嚷嚷起来：“你可回来了，我从上午找到现在，就差贴寻人启事，你这是上哪去了？”

“郭铁，你吵吵什么？我哪也没去，在屋子里关了一天，刚才出去散会儿步。”

“我打了几十个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呀？”

“我把电话线拔了。”

说话的工夫，李卫国已来到房前，他摸出钥匙打开门，郭铁脚跟脚进了屋子。

别看郭铁职务不高，但他在南线战争中和李卫国有生死之交，所以私下里

只把李卫国当大哥，什么样的话都敢说。

郭铁一进门就连珠炮似的发问：“你还拿我当兄弟不？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告诉我？事先咋不透露一点消息呢？”

李卫国把大手一摊，反问：“你问我？我问谁去？”

郭铁怔住，“怎么？事先没征求你的意见？”

李卫国报以沉默，算是回答。

郭铁眼珠转了几圈，等他把事情想明白了，抓起帽子猛往茶几上一摔，摆出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来。

他两手扶着腰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唾沫星子横飞，“操！又是陈四眼干的好事。他的弯弯肠子就是多，杀人不见血，吃人不吐骨头。他这不是明摆着整人吗！说白了就是因为你打断过他的鼻梁骨，所以一直怀恨在心。上周给你处分不算，还不依不饶，没完没了。你说吧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是到军区告他公报私仇？还是到招待所找他算账？奶奶的，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！”

李卫国说：“我的事用不着你瞎掺和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下级不能在背后议论领导，你把臭嘴给我闭上。”

郭铁不服，叫嚷道：“大哥！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。这事你不用出头，我一会儿就找他去，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兄弟不是好欺负的。”

李卫国一拍桌子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指着郭铁说：“放肆！还反了你不成？”

郭铁还想对付两句，看李卫国真急了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赌气地坐在沙发上，把脸扭到一边，生开了闷气。

李卫国也不说话，俩人就这么干坐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李卫国说：“我饿了，一天没吃东西。你到小灶看看还有什么吃的吗？端回来，咱俩把那两瓶‘杜康’干掉。”

郭铁这才把头转回来，抓起帽子，起身离去。

李卫国把房间里所有的灯打开，开始收拾东西，等他把东西收拾差不多时，郭铁也提着饭盒回来了。

他对李卫国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，端回来的全是李卫国爱吃的菜，有红烧鸡块、鱼香肉丝、黄瓜蘸酱、小葱拌豆腐等。

李卫国把“杜康”找出来，倒进两只小碗里，准备和郭铁喝个痛快。

郭铁问：“你收拾东西干啥？”

“准备报到！”

“啥，报到？你还动真格的？真要去当那个旅长？那是替别人背黑锅的差事，你可不能上当啊！”

“郭铁同志！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是军人，哪有不服从命令的道理？！”李卫国说道。

郭铁这下不吭声了，但脸色依旧难看得很，像刚从冰箱里取出的一样，冷冰冰硬邦邦的，屋里的暖气都化不开。

李卫国举着停在半空中的筷子说：“我明白你是打心眼里为我着想，但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我绝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认输。既然人家看得起我，给我扣上了末代旅长的帽子，我还非把它戴出名堂来不可。他不是想等我的好消息吗，我会满足他的愿望的。”

郭铁瞅了瞅桌子，还是没动筷子。

李卫国说：“你傻坐着干吗？弄这么多菜是摆着看的？你不吃我可先动手了。”说完夹起鸡块塞进嘴里。

郭铁耸了耸鼻子，右手三个指头捏起小碗，眯着眼睛一饮而尽，完事用袖子蹭蹭嘴，再叨上几口菜，“吧唧吧唧”的咀嚼声不绝于耳。

李卫国端起酒碗抿了一大口，动情地说：“郭铁啊！咱们俩调到这个师快十年了吧？你从排长干到了营长，我呢？从营长干到了师参谋长。想想自己本是农民的儿子，再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，还去计较什么呢？就算是他捣的鬼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鬼门关咱闯过吧？阎王爷的屁股咱摸过吧？你说咱还怕个鸟？”

郭铁激动起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话是那样说，可我这心里边堵得慌，憋气！”

李卫国淡然一笑，说：“我都能想得通，你憋什么气呀！噢，对了。我要带走的東西都收拾完了，就那三个箱子，除了书、酒和衣服也没啥了。我明早走了以后，这屋里除了师里给我配发的家具以外，其他的你都拉走吧。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当兵十多年，啥都没攒下。”

郭铁吃惊地问：“明早就走？你急个啥？”

李卫国说：“早晚都得去收拾那个烂摊子，晚去不如早去，不过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喽！别光顾说话，来，喝酒。”

喝完这一碗，郭铁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”

李卫国斜了他一眼，嘿嘿一笑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小算盘，你是怕我走了没靠山，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”

郭铁挠挠头皮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郭铁，自从你当上连长以后，你的心眼子就活泛起来，成天上蹿下跳的，拉大旗作虎皮的事没少干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咱是当兵的人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走自己的路，靠父母靠关系不是英雄汉。”

见郭铁点头称是，李卫国也点到为止。

酒过三巡，郭铁挤巴挤巴小眼睛，神秘秘地问：“那个谁，哦，徐记者，你俩，咋样了？能成不？”

李卫国瞪了郭铁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提她干啥？喝酒，来，把这碗干了。”

郭铁一看情形不对，便知趣地换了个话题，开始东扯葫芦西扯瓢地瞎侃，

俩人边喝边聊，两瓶酒很快就见了底。李卫国拿起酒瓶，眯缝着眼睛问：“你知道这上头的诗是谁写的吗？”

郭铁接过瓶子念了起来：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；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！”他苦思冥想了一会儿，满不在乎地说不知道，管它是谁写的呢，酒好喝就行呗。

李卫国骂道：“你这个鼠目寸光的家伙，让你上学你不去，让你看书你不听，你那点老底子早晚有用光的那一天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？你将来指定要在文化上摔跟头，不信，我把话给你撂这儿！”

郭铁被李卫国突如其来的无名火吓得不轻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好一会儿才战兢兢地替自己辩解说：“我刚当上营长没几天，教导员又休假了，我白天盯着训练场，晚上还得查铺查哨，找连队干部谈心摸情况，觉都不够睡，哪有时间看书呀？”

看李卫国又要发作，郭铁忙不迭地说：“回头我挤时间学，一定学。”

李卫国叹口气，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都当营长了，我还骂你干什么？反正我也是要走的人了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郭铁呀郭铁，我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说完，李卫国站起身，郭铁明白这是送客的意思，问李卫国还有什么要交待的。

李卫国想了想，说你把石磊叫过来。

这边话音刚落，敲门声就响了起来。

半夜三更的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

郭铁看着李卫国，目光里充满了疑惑。李卫国用眼神示意郭铁开门。

郭铁把门打开，待看清来人，回头冲李卫国说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你们聊吧，我回去了，明早再过来。”

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李卫国的专车司机石磊。

李卫国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不好好睡觉，跑过来干什么？”

石磊站在门口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，我睡不着。”

李卫国招呼他坐下，笑着问：“为啥睡不着？是不是想对象了？”

石磊脸腾地红了，红成了绛紫色，他急着解释说：“才不是呢！我才不想她呢！”

李卫国被石磊的样子逗得哈哈大笑，“撒谎！你照照镜子，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还嘴硬。”

早在李卫国当团长时，石磊就成了他的专车司机，几年朝夕相处下来，感情上已犹如一家人。石磊生性憨厚，一着急脸就红，再着急说话就结巴，李卫国时不时地和他逗乐子，这次直等他笑够了，才问：“说吧，啥事？”

石磊脸上的潮红退却了，态度坚定地说：“我要跟你去步兵旅，你到哪，我也到哪。你转业，我复员。”